



品

鐘已指在六點一刻，我家老
大、老二兩個小傢伙還沒有放學
回來，眼望着窗外的天色逐漸昏
黑，開學了，季節在步入晝漸短
夜漸長了。漫長的暑假，鬆散慣
了，一開學，什麼都不習慣。

「怎麼到這時候還不回來？
孩子的爸多次的望着窗外，焦
慮地嚷着。」

「準是在學校裡補習。」我
屈指一算，靈機一動。「今兒個
老大六年級，老二五年級，正是

時候呀！」

「媽，吃飯嘍！肚子餓扁了。」老四又一次嚷起
來了。害得他爸和我，都發現肚子在唱空城計。

六時三刻，天已全黑，老二回來了，氣咻咻的一
副僕僕風塵的樣子，書包一擱，直嚷「肚子好餓。」

「這樣遲回家，在外貪玩嗎？」爸探問着

「玩？誰玩來！老師拼命上課，有什麼辦法，我
現在已經是五年級了。老二神氣活現地一邊狼吞虎嚥
，一邊睜大眼睛回答着。」

七時一刻，老大也氣急敗壞歸來了。直嚷：「路
黑看不見真怕人。」因為那是一條沒有路燈的荒徑。
他爸心疼地忙不迭熱湯暖菜，老子功夫唯恐我搶先。
「你們上課這樣遲啊！下午上了幾節？」

老二的一手毛筆字，寫得蠻棒。老黃賣瓜的爸，
整個暑假，悉心指導，對於青出於藍的成品，眯着眼
，直挑腦袋，翹起大拇指：「這孩子，虧他的。」我
看他比自己晉級升官還快樂。

開學後，老二的文房四寶，塵封筆硯了。夜間儘
執着鉛筆，寫呀寫，算呀算。

「涵，你不能丟掉大楷呀！」爸勸着，還替兒子
作書僮侍候。

「不行，不行，我功課太多了，三百個新詞，三
十道算術。」孩子理直氣壯地搖頭。

「重來複去的少寫幾遍不就得了。」爸檢查着課
業，惱了。

「那不敢，功課不做完，明天老師要打指尖，痛
死人。」孩子皺眉揮手，作着現場表演：「還要打屁
股，是脫了褲子打的。」

「什麼？脫褲子打屁股？」崇尚「愛的教育」的
爸，驚奇得裂眦眦牙了。

「噯！今天王阿火的褲子褪下，屁股好白噢，棍子
一打，就有幾條紅痕。」

孩子還噙着嘴，覺得好玩呢！弟弟妹妹也立刻哄
的一聲樂開了。

「哎呀！惡習補習，再加惡性體罰，告！告！
又來了，也不知他那兒來的氣勁，頭搖眼閉，氣得發
昏章第十二。」

「家長望子成龍，顧不得打不打了，好得眼不見
為淨，只求捧頭底下見成績，體罰不成傷，誰願生事

孩子舉起雙手，表示着滿十之數：「六年級嘍，
老師說不加油怎麼考取中學。」

爸的頭搖了，背看孩子狠狠地發起謬論來了：「
如此惡性教育，戕害孩子，恨不得去告他一狀。」

「不識時務！別人家長喜歡補習嘍！這是什麼時
代？」我必須針對謬論下藥：「一切為升學，一切在
所不計，包括健康。」

六年生的老大，忽忽吃過飯，又撐起膨脹似的書
包了，我剛要驚問，他一邊穿拔步，一邊兒補白了：
「去隔壁補習，今天開始了。」

前些日子，宿舍裏六年生的媽媽們發起請老師家
庭補習時，他看着孩子排骨樣的身材，不贊成，不參
加。我唯恐遭天下人吐罵，大搖其手：「試不得，萬
一將來真的考不上中學，我們將遭百指辱罵哩！」孩
子也堅執着要補習，這時代孩子的心靈中，都有一條
定律，要升學必須補習。」

就這樣決定了每週一、三、五學校以外的家庭補
習，補來，補去，總是「算術」，算東，算西不知算
到那門子的邏輯。

老大補習到晚上九點半始返，這下我可搶先孝敬
了，我連忙煮雞蛋泡牛奶，給他進補，然後侍候洗澡
水。老大的專有特別營養：牛奶，雞蛋，使弟弟妹妹
不服氣，我就詳細講解，「等你們到六年級時，一樣
的專有營養，每個人都會輪到。因為家裏錢不夠，只
有採取輪流辦法。」

「我來下了這個結論！」

葛樂禮貽風，給孩子放了兩天假，晚上爸爸要一
家在燭影搖曳下舉行康樂活動，輕鬆輕鬆，管它外面
風在吟，海在嘯，唱幾支動聽的歌吧！

「一要東海龍王角，二要……」

「唱學校教的歌嘍！」爸撞住了老大的得意吼勁。

「三民——主義，吾黨——所宗。」

「國歌以外的。」再次擋住。

「老師沒有上音樂課。」

「什麼，不上音樂課，上什麼？」

「算術嘍，因為我們是高年級。」

「你把勞作，美術的作品給我看看。」

「沒有，沒有，勞作，美術，都不上；上算術。」

「嘿！這樣的教育，真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爸爸頭搖得像擗浪鼓。」

話題轉到我們那時代的教育，從沒有補習這名堂
，投考，升學時，不知緊張為何物，唉！那金色的童
年已久遠了。於是我們慨嘆着，時代愈進步，生活愈
緊張，連民族幼苗也不能免此，如此日以繼晷的教育
制度，是不是代表社會的進步？我簡直搞糊塗了。文
明生活的真相，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我彷彿看到了在孩子們面前，正排列着一道一道
密關卡，一道嚴緊一道，孩子正在負重奔跑，汗流氣
喘，試圖努力闖越。我但求他們順利闖過每一關就得
了，管它是怎麼樣的教育。